

神掌情俠

# 神 掌 情 侠

司马龙生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1年·成都

特约编辑：钟文联

封面设计：曾 戈

版式设计：也 了

## 神掌情侠

司马龙生 著

---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市盐道街3号)

成都电脑激光印书公司排版

四川日报印刷厂新硕分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2.5 字数 530 千

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

---

ISBN7—5411—0788—3/I·727 定价(上下): 10.80元

现了不同的表情，没有回答他的话。

“说不说？”

他暗中一提劲，问过之后，双掌加紧，就见二女冷汗淋漓，浑身抖动。

巫芳此刻的脸上，露出了黑白条纹，因为她脸上的粉，被汗水流刨成一道一道的痕迹，格外显得丑怪。

然而她在惊悸中仍保有傲气，未正面回答圣华的话，丑脸频动，大嘴一咧，大声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嘿嘿！我要剥掉你们这身伪装的服装，看看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变的？何以如此毒辣。”

劳秀玉久未说话，闻言不由心中一战，忙道：“你这样对付两个女人，就不算毒辣？就不怕我爸爸来报仇？”

“哼！我剥掉了你们的衣服，再用刀破你们的相，然后再挖出你们的心肝，等着你爸来报仇好啦！”

他的话声未落，脱手一拍，劳秀玉但觉浑身一麻，四肢无力，旋听“嘶”地一声，那身紧裹着身体的绿缎子衣服，已从项口直撕裂到臀部，人也倒在地上。

他疯狂地哈哈大笑，接道：“环令双刹……哈哈……我要好好的收拾你们……”

“嚓”劳秀玉和巫芳一样，衣服被撕裂，仰倒在地。

谁说这两个淫荡成性的毒辣女人不要脸？不识羞？

这一敞胸露背，两人既羞且怕，脸色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随着两双乞求的眼睛，流露出可怜的神色。

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圣华会这样的作弄她们，内心的痛苦，即刻就显露在脸上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

圣华哈哈大笑，曲肘取出毙首金刀，说道：“我用金刀先

毁容，再取出你们的心肝报仇！”

他探手之间，解了双刹的哑穴，金刀先在劳秀玉脸上晃了两晃，没有即刻下手。

劳秀玉不由大急，泪珠滚滚下落，喉间咕嘟一声，一口气硬堵塞呼吸，急昏过去。

圣华没有理她，转脸将毙首金刀移到巫芳的脸前，也晃了两下，喝道：“她吓昏过去了，先收拾你吧！”

巫芳这时已知活不了命，恨恼交加，怒道：“你这样收拾姑娘，我变成鬼也不会饶你这个混帐王八小子！”

圣华本意是想借此教训双刹，但他也存了杀她二人之心，然而，他想起了从前在小庙里，借用了二女之名，挽救过自己的劫难，对他来说，多少曾有点恩惠。

因此，他改变主意，只想吓她们一个半死，再放她们逃命。

哪晓得巫芳在羞怒之下，尽敢骂他是王八小子呢！

他火了，杀机登现，将毙首金刀按在巫芳的脸上，怒道：“骂得好，我叫你变鬼来寻我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刀往横里一拖，巫芳额上已鲜血流出，接着往右面脸上一划，又现出了鲜血。

巫芳气、急、痛、怒、羞、愤，一股恼儿涌上了心间，吼着道：“王八小子！你算得上是什么英雄……”

老实说，唐圣华受了巨大的刺激，他现在满心都是恨，满脑子都是杀，杀，杀……

他原有的仁慈、纯厚、善良的心性，早就被激怒得半点不存。

平日间，不遇上事，尚能稍存本来面目；若遇上事，他

就变得疯狂。

巫芳不骂他，他自不会激起恨心，越是骂，他就越更狠，更加的辣。

巫芳骂了三句王八小子，她的脸上就多了五道血痕，幸亏她痛得骂不出声，否则，鼻子早就没有了。

睡在旁边的劳秀玉，已经苏醒，乍见这种惨状，急得呜呜大哭，哭得特别伤心。

圣华迎刃转身，慢慢地，将刀又移近了劳秀玉。

女人最爱的是美，美丽的容颜，简直就是她的命，毁了美容，等于是死了一半。

她见圣华将慢慢地，将刀又移近了劳秀玉。

女人最爱的是美，美丽的容颜，简直就是她的命，毁了美容，等于是死了一半。

她见圣华将刀移近她的脸上，浑身发抖，哭着哀求道：“我求你将我一刀杀死好了，别这样的折磨我……”

她泪不成声，几乎又昏死过去，眼睛闭得紧紧的。

圣华心气平了许多，嘿嘿的冷笑了两声，满脸冰冰的，突然收刀，站起来沉吟。

他是在衡量着，这两个坏女人，该不该杀。

他目光扫了眼巫芳，那丑怪的形状，使他汗毛直竖，不觉心中发呕，叫道：“这个丑怪物留在世间，有害无益，我杀了她，放了那个姓劳的好啦！”

心念初动，身形缓缓移近巫芳。

他越看越有气，越看越起杀机，庙壁上十多个人的死亡之责，全都加在巫芳一人身上。

他挽刀到巫芳跟前，大声道：“你钉死了十多人命，我

如今也将你陪钉在庙壁之上，叫你也尝尝活生生被钉死的滋味！”

说着，他探臂伸掌，就想将巫芳提进后庙。

突然，圣华猛里一惊，收力后闪了三步，抬头看去。

庙墙之上，站立一个精瘦的老头儿，穿一身黄褐衫，宽大得极不合身。

老头儿留的燕尾胡须，眼中金光闪射，威风凛凛。

圣华冷哼一声，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！”

“放屁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老人家脸上的记号你都不认得么？”

圣华当真的仔细瞧了半天，怒道：“我看不出你是个什么东西！”

“嗖！”一支银亮的圆环，划破寂空，笃地一声，斜挂在这后庙门的圆柱之上，接着冷冷地喝道：“小子！你看看那是什么？有种！居然敢骂我北岳恒山的劳贡！”

圣华知道此人定是五岳人物，但他不知来者是谁，故意激怒对方，好大拼一场。

他扭脸向圆柱上看去，果然是一支特制的银质圆环。

“爸！快救我们！”

这声娇喊，喊得圣华心中一颤，忙回过头一看，嘿！劳贡竟在这一扭脸功夫，落在他身后一丈远的地方。

劳贡飘落得半点声音都没有，要不是劳秀玉喊叫，圣华还发觉不了哩。

圣华心中不由一惊，暗暗喝采：“无怪名震天下，好快呀！”

劳贡老眼圆睁，将地上的巫芳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劳秀玉，暗骂道：“这小子怎地这么毒辣？本来够丑的女孩，倒被他整得人鬼不像了，幸亏我及时赶到，要不我女儿岂不没命了……”

他想不下去了，杀机一展，眼放怒光，喝道：“江湖上没有听说有你这号人物，你是谁？”

圣华狂傲怪乐的一笑，道：“直言居士唐圣华，无名小卒，无名小卒……”

劳贡脸色倏地一变，再度将圣华打量一下，声色未动，沉声道：“你杀了我四个手下，还嫌不够，这两个女孩也值得你下此毒手？”

“她们活生生地将十多个人钉死在庙壁之上，给她们这点点惩罚，简直太轻微了，有什么不值得！”

“钉死十多个人？事情太小了。你怎能对这两个女孩下毒手？”“她是罪魁祸首，我看着不顺眼，给了她几刀，等会我将她也钉在庙壁之上，看她好不好受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存心要杀她们了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六条人命换十三条命，已经很够本了，我觉得不称心如意哩。”

劳贡也是杀人不眨眼的狠人，乍听圣华之话，震动一下，又道：“要怎样才称你的心意？”

圣华眼张眼合之间，碧光登射，大声道：“十三条命，方称我的心意。”

“你不想赚两条命？”

“连你才不过七条，叫我到那儿去赚？”

劳贡脸色倏地一寒，杀气腾腾，迎面狂笑道：“哈……哈



……哈……哈……好！有骨气，我老头子活了这把年纪，这是第一次碰上你这样的狠人，假如十三条命变成十四条命，你又该有什么说话？”

圣华也嘿嘿冷笑，大透杀机，喝道：“那就得看你劳贡的能耐如何？反过来你们三人一个也别打算活命！”

劳贡燕尾胡子陡地一竖，双目登张，光华似电，长臂挠动，交错扫出，大喝道：“先劈死你，再来取丹心旗！”

好劲道，临空激荡，如一股疾风，直冲过来。

圣华一听他提到丹心旗，怒上加怒，双掌齐发，“玄天阳玉”陡然拍出，力道不下于劳贡。

“轰”！

两人都被震退了五步，双方略一愣神，即见劳秀玉就地一滚，翻身站了起来。

原来两人的真刀相接，震波极强，将她的穴道震开，巫芳也从昏迷中苏醒。

怔神之中，圣华不由忖道：“瘦老头的功力，不在端木老前辈之下，可不敢大意轻敌！”

劳贡不只是怔，暗想：“他不过十八九岁，哪来的这身功力？哼！此时不将他除去，两年之后，若他练成丹旗神功，还能我五岳人物混吗？”

想到此处，杀机更炽，猛圈臂，纵身抢进，连续推出了三次真力，也打出了三记神掌。

“捧，捧，捧！”

三声巨响过去，两人都倒退了十来步，双方的臂掌，都觉得有点麻木。

第二次两人又各发功力，势均力敌，分不出高低。

晃眼间，功力恢复，劳贡身形闪跃，第三次主动抢攻过来。

圣华三次被动，比较起来，是处在挨打的位置，但他神采奕奕，并未委顿，一见北环近身攻到，他便展出狄门擒拿大法，夹“玄天阳玉”之功，反攻过去。

这近身相击，除了较量内力，还暗藏杀手，另带擒拿手法。

三个照面过去，两人愈打愈近，简直变成肉搏互拼，以命换命。

彼此各有所恃，掌劈指点，拳踢脚扫，阵阵惊人的啸声，使人见而生寒。

眨眼间，两人也由快速的狠招，转化为内力互搏。

只见两人左右掌，扣住了各人的脉门，在那儿推来送去，动作慢得如蜗牛爬行。

一盏茶的时光过去了，不见胜负。

又近盏茶的时光，二人头上都冒出了热汗，尤其是劳贡，冉冉白气自额头冒出。

逐渐的，两人都没有动作，像是死了一般，四掌胶住着，连结不动。

这正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
要知道这种贴身肉搏，是以纯内力相拼，绝非互相交换掌力可比，这种不动状态，也正是内力源源排出之时，只要一方的后力不继，就得断肠碎骨，惨死当场。

然而，两人都是当今的奇人，这种打法，都是破例第一次，看上去是半斤八两，不分轩轻。

劳贡完全凭的是数十年修为，和他的拼斗经验，初上来

略占上风。

可是，唐圣华的奇遇太多，初得玄天神功，又被人打通督任二脉，再吞服金龟内丹，在修为上，固不及劳贡，但若连用得法，强胜数十年修为，而且后力会绵绵不绝的凝聚，因此，往后他反而占了上风。

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，劳贡头上的白气，简直像是刚出锅的蒸笼。

旁边劳秀玉已急得浑身颤抖，她银牙紧咬，一提长剑，偷偷的往圣华那面移近。

“玲”——“玲琅琅”——

破空之声，划破这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，继玲琅琅声之后，又响出了一阵金铃交鸣之声。

劳秀玉不觉一怔，忽而尖声大笑，娇喊道：“好啦！咱们的人来啦……”

她当即扶起了巫芳，抬头仰望，原来劳贡挂在圆柱上的银环中，多了一个金铃，还在不停地晃动哩！

接着她娇喊之后，传来一阵震动心神的狂笑，这笑声突然而威猛。

劳贡心头撼动，唐圣华一改战术，倏地双方松手，后撤两丈有奇，各自调息运功。

“哈哈！劳老兄！丹心旗到手了么！”打墙外飞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。

## 第十七章 五岳之约

那老者其胖无比，但身材高大魁梧。

圆圆的胖脸上，露出了奸险的笑容，他眼睛闪了凡闪，直扫向圣华和劳贡的身上。

他不由惊得将笑容收敛得半点无存，再转目朝双刹看去，及至看见巫芳，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飞跃过去，扶住她看了又看。

半晌，他脸色阴森得可怕，喝问道：“谁敢将你整成这样的？是谁？”

劳秀玉忙上前两步，用手一指圣华道：“就是那运气调息的野小子！”

胖大老者杀机大展，凶焰突张，长臂一抖，叭叭骨响，怒道：“巫景全的女儿哪个敢动她半根汗毛，我就要拆散他的骨头，这小子得了丹心旗就这么大胆横行！好！我看他出得了这座破庙不！”

他望了望圣华，见他依旧在运功未动，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看样子劳贡定和他狠狠的拼过命，如今并未伤他一丝一毫，可见这小子功力不在我们之下；若不趁此时下手，难道还等复原后再多费手脚不成！”

恶念顿决，缓步就往圣华那面行去。

圣华和劳贡到现在为止，尚不知院中飞落这位名震东岳的巫景全。

巫景全缓行之际，已凝聚了全部功力，打算出手之间，就将圣华击毙。

反观圣华，脸色红润非常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吐纳得甚是微弱，稳立当场，根本就没有发觉眼前的危机。

双方的距离，逐渐接近，只剩下丈多远。

东令挺起了肚皮，脸上露出惊人的杀焰，步履过去，地上现出寸深的脚印。

气氛沉闷、死寂，叫人喘不过气来。

以东令的功夫，在此刻出手，就可要圣华的小命。

可是丹心旗更为重要，东令移动脚步，心中在同时作了极细微的思考。

他想，须在出手之时，既能杀死圣华，又得取回丹心旗。

就因为这恶魔两全之策，极难凝思妥当，所以，他没有即刻下手。

仍旧在行动，步法更缓慢，慢得令人发毛。

巫景全在片刻间，似乎已沟通了他的万全之计，两眼闪动金光，步法加快了许多。

大约相距圣华五尺多，以东令的手法，只要采取行动，当可杀死对方而夺取丹心旗。

巫景全略一停，猛可里垫脚，就要施展他的绝技而杀人的时刻，倏见圣华星目蓦张，两道电般的碧绿光芒，疾射而出。

这碧光射在巫景全身上，逼得他非但停手未动，反而后

退了三四步。

圣华小小年纪，经过调息，前后才不过盏茶之间，就神态昂盛，功力全复。

东令巫景全在江湖上闯荡了数十年，从未见过这等奇事哩。

劳贡的修为，在当今的江湖人物中，算得是首屈一指，然而，他不但没有复原，甚至连脸色都未红润。

所以，巫景全吃惊，惊得忘了出手，惊得后退数步。

他楞住了，他不信自己这双眼睛，紧紧地盯住唐圣华，着实的打量，查探端倪。

其实，圣华双目射光，只是功力复原的现象，是很自然的张目吐出，并非是故意逼视东令。

因此，他依旧很懵然，并未觉察当前的危机。

他轻轻地吐口气，目光游移到北环劳贡那边，见他神情萎顿，呼吸急促。

他十分不解为什么劳贡会这样的委靡？

他很自然地活动了一下，目无旁顾地向劳贡那边大步跨去。

圣华这举动很奇特，第一个性急的是劳秀玉。

假若圣华在此际突然出手，劳贡非要抛骨在荒庙中不可。

她吓得一哆嗦，尖声叫了起来。

圣华被她这尖声一叫，引得倏然而怔，转目停步，朝她那儿看去。

风声响动，人影疾飘，雄劲直撞圣华，喝道：“小子转来！”

圣华在朦胧中，忽觉一股强功，撞在身上，心头一战，接着也被迫退了五六步。

这是他神志未明，神功反应而生，抗力加强之故，否则，在毫无防备之下，怎不被击伤。

如此一来，他倒是全部复了原状，神情一振，雄威威地展目看去。

这才发觉自己对面站着的巫景全，怒目相向。

圣华略一思忖，就知刚才是巫景全打了他，无名火发，大喝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说出来要吓破你的狗胆！”

“又是吓破我的狗胆？哼！”他心存轻视，不由霍然狂笑道：“怎么你们都是一样的口气？你看小爷是被你吓得倒的么？”

巫景全脸上发热，喝道：“站稳了！我乃东令巫景全！”

圣华冷笑了两声，故意刁钻而带刺地说道：“啊！巫景全——是那个丑鬼的爸爸？嘿嘿！什么东西！”

一提起巫芳，巫景全气冲斗牛，脸色铁青，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哼了一声，伏腰拐臂歇身抢进，照圣华就打。

老巫也是气昏了头，他若是在此刻凝聚毕生之力，挥掌硬拍的话，圣华元气乍复，势难抵挡得住，三掌猛攻，圣华即便不死，也得重伤。

然而圣华连挖苦带骂，又提起了巫芳，反倒得了极大的便宜，因为，巫景全实在忍受不了。

这一轮猛攻，也是东令的看家招术，倒也威力无穷。

可是，要和“迷光错影”的身法及“丹心八绝”的神招相比，还显得稍逊一筹。

可惜圣华内力运行得没有适才那么结棍，不然，老巫可要屈居下风哩。

这时，巫景全怪吼连连，身法招法特快，如同疾风骤雨，刹那间就打出了四拳，戳上了三指。

圣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个紧要关头，竟会用不上劲来，心里很急，攻势就慢了许多。

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，只好凭借奥妙的身法，专门闪避，叫东令捉摸不定。

他处在挨打的位置。

他一再被迫得闪退。

巫景全掌指如风，但都落了空。

老巫更是怒上加怒，吼声更亮，掌、拳、指、脚互相配用，眨眼间，又攻出了两掌两拳，四指三脚。

然而，均未击中，只是显明地将圣华逼得团团转，像是非常吃紧。

这拳脚、掌指第二次落空，老巫越发的急，暗中也颇为惊诧讶然。

姜是老的辣，他也许是看出圣华初复原关，行功打了折扣，故而不动声色，依然狂吼猛打，半点空隙也不显露。

好在是唐圣华，换上别人，只怕早躺下了。

圣华心中异常恐惧，为什么提不上功力？

他非常不服，因为，和他动过手，功力比较高的，除了端木竺如、贝勒八毒、万毒真君和狄门妇主之外，就算眼下的两人。

那些武功非凡的人几乎都败在他的手中，何以东令独威武万端而占上风。



这个问题盘绕在圣华心间，使他起了恐惧，他想：“我现在对付东令一人，就感到十分吃力，如若北环在此时醒过来联合打我一个，那么我不就非死在他二人手中不可吗？”

冷汗冒在额头、鼻间，紧接着打了个冷战。

就因为这个想法，促使他势必以全力相拼不可，他暗中狂呼道：“我不能尽挨打，我要反攻！反攻啊！”

雄心顿起，豪气大发，张口一声嘹亮的清啸，自己的心神也大大地震撼了一下。

脉络运转神速，真力在陡然之间，聚纳丹田。

他这是求生心切，身形突变，双臂挥舞，“丹山风雨”、“丹江水月”接连两招，四拳四指，两掌三脚，同时反攻过来。

巫景全顿然大惊，心头震动，神情微滞，就被圣华攻退了七步。

他这一扳回主攻，场中的形势逆转，巫景全团团乱转，一退再退。

高手对敌，最要紧的是凝聚心神，巫景全被圣华的神技惊得心慌意乱，竟在刹那间处在危险的境地。

危机转落在巫景全身上，他奋力挣扎着。

“住手！”

这声突然的大吼，犹如晴天霹雳，惊得巫景全和圣华都停手后撤二丈。

二人急张目看去，赫！

原来是劳贡已苏醒功复，双目炯炯，紧盯在二人身上。

圣华暗中一惊，匆匆想道：“糟糕！这老鬼已经复原了，他两个人联手同找我拼命，我怎么办？”